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

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

瞿明安 何明 主编

影视卷

吴秋林 陈学礼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

瞿明安 何明 主编

影视卷

吴秋林 陈学礼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编委会

总策划 李 维 尹 杰

主 编 瞿明安 何 明
编 委 方 铁 尹 杰 尹绍亭 刘大伟 何 明
李 维 李志农 夏代忠 瞿明安

项目主持 刘大伟 尹 杰
整体设计 王曦云
特约编辑 博 林 余 祁
编 务 马跃武 李 萍

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33 卷）

哲学卷	伦理卷	心理卷	宗教卷
政治卷	历史卷	古籍卷	法律卷
社会卷	妇女卷	婚姻家庭卷	游牧卷
农耕卷	建筑卷	交通卷	贸易卷
科技卷	生态卷	教育卷	饮食卷
服饰卷	体育卷	娱乐卷	旅游卷
节日卷	礼仪卷	禁忌卷	文学卷
艺术卷	影视卷	工艺美术卷	雉文化卷
吉祥物卷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

研究中心项目

总 序

21 世纪之初，中国政府启动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将西部各民族的繁荣发展推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前沿阵地，使其成为中国西部发展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中规定，中国西部开发的政策适用范围，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广西等 12 个省区市。根据以上区域划分的原则，在中国西部地区共分布着 49 个少数民族，即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俄罗斯族、回族、土族、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锡伯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羌族、傣族、哈尼族、基诺族、佤族、景颇族、德昂族、布朗族、拉祜族、阿昌族、傈僳族、独龙族、怒族、白族、纳西族、普米族、彝族、苗族、瑶族、布依族、水族、侗族、土家族、壮族、仫佬族、仡佬族、毛南族、京族等。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西部少数民族的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将直接影响中国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

西部大开发分别包括对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对人文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传承两个方面的内容。而在人文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传承方面，如何充分有效地认识和发掘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价值和功能，使其在西部大开发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就是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从应用民族学的角度来看，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传承包括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既有从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需要出发对民族饮食、民族服饰、民族建筑、民族生产方式、民族贸易、民族旅游等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传承，也有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

对民族政治、民族法律、民族道德、民族宗教、民族心理等社会结构和文化要素的调适、引导和传承,还有从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和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要出发而对民族教育、民族科技、民族文学、民族艺术、民族古籍等传统知识和文化要素进行的传承、改造和创新。在对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与保护传承的过程中,应正确处理好突出经济效益的开发利用与关注社会效益的保护传承两者之间的关系,做到开发利用与保护传承两者并重,或在开发利用的过程中高度关注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可以说,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传承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与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可持续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

面对西部大开发这一前所未有的宏伟规划,作为以民族群体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民族学研究者,如何在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传承的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就成了当代中国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其实,早在西部大开发之前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部分民族学研究者就参与了由国务院委托中国科学院牵头组织的有关西部大开发的前期研究准备工作,为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西部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献计献策。随着21世纪初西部大开发的正式启动,中国民族学研究者再一次站在了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传承的前沿阵地,除了直接参与西部各省区市政府部门有关当地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对策研究以外,为了正确认识把握西部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继承和弘扬西部少数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还有不少学者撰写了一些与西部少数民族文化有关的著作,在研究西部少数民族文化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在肯定以上事实的同时也应该承认,目前有关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成果仍处于零散、单一、粗浅的初期阶段,在学术界尚未形成大的气候和雄厚的优势,远远适应不了西部大开发对精神文化产品的客观现实需要。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状态,我们策划并组织全国的有关学者撰写了这套《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以便为西部大开发提供精神文化方面的优秀产品,同时也为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献上一份厚礼。与国内其他同类的书籍相比,本通志在研究对象、学术取向和书写范式等方面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坚持民族学的文化概念,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各种构成要素。有关文化概念的界定问题,在不同学科的认识体系中往往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一般人们的视野中,文化主要是指文学、艺术、教育、

新闻、传播、伦理道德、思想观念等反映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而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看,文化则是指整个人类及其各个民族生活方式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不同的构成要素,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互动的产物。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其实就与文化概念的狭义和广义之分相关。本通志坚持民族学的广义文化概念,将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各种文化构成要素划分为33个方面,相应形成了哲学卷、伦理卷、心理卷、宗教卷、政治卷、历史卷、古籍卷、法律卷、社会卷、妇女卷、婚姻家庭卷、游牧卷、农耕卷、建筑卷、交通卷、贸易卷、科技卷、生态卷、教育卷、饮食卷、服饰卷、体育卷、娱乐卷、旅游卷、节日卷、礼仪卷、禁忌卷、文学卷、艺术卷、影视卷、工艺美术卷、雉文化卷、吉祥物卷等33个分卷,几乎涵盖了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由此形成一个宏大而多元的文化体系。除了从总体上将西部少数民族的各种文化现象划分为以上不同的构成要素以外,各个分卷的专题民族文化志则更进一步地将某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进行细致入微的分解。通过这种层层深入的描述和解析,使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各种鲜明特点得以充分地显现出来,为人们正确地认识了解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和表现形式提供系统翔实的文本资料。

第二,对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整体的研究,为中国民族学西部学派的形成奠定坚实的基础。中国民族学以往的研究曾显现出一个鲜明的倾向,就是绝大多数学者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对某些单一民族及其文化的研究,对田野调查报告或民族志的关注超越了对文化整体的认识。在对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缺乏了解的背景条件下,对各个单一民族及其文化开展的调查研究不仅是非常迫切需要的,而且也符合现代民族学的学科发展规律。而在对各个单一民族及其文化所进行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资料积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进行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整体研究,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当代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本通志的研究对象和学术取向就是这一学科发展趋势的具体体现。与国内已出版的各个单一民族的文化志有所不同的是,本通志各个分卷的民族文化志都不是只单独涉及西南、西北和内蒙古等地区各个单一民族,而是打破原有的地区和民族界限,将西南、西北和内蒙古等西部地区所有少数民族的特定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待。通过对各种文化现象的描述和概括来认识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总体特点,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民族学西部学派。所谓中国民族学西部

学派，就是在中国民族学研究者中以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为整体研究对象的学术群体和学术取向。它既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关注整个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构成要素和总体特点，同时又从应用实践的角度重视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传承，以便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构建当代中国民族学的学科体系。可以说，本通志的出版就是中国民族学西部学派正式形成的标志。同时也为今后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把描述性与解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各种文化现象得以较完整地呈现出来。以往志书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完整地记录和描述某一种特定的事项，即古人所谓的“述而不作”。而本通志的设计和写作则突破了这一窠臼，即注重描述性与解释性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本通志各个分卷包括导论和正文两个主要部分，其中各个分卷的导论是具体专题民族文化志的核心和灵魂。每一种具体的民族文化都有其基本特点、形成因素、表现形式、特定内涵、价值取向、应用功能等方面的重要内容。本通志各个专题民族文化志的导论部分，需要作者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素养，熟练地运用民族学有关民族文化的相关理论方法来进行高度的概括和分析，使人们对纷繁复杂的中国西部民族文化现象有一个较高层次的感悟和较全面的理解，为进一步认识中国西部民族文化的具体构成要素提供总体的思维模式和分析框架。而本通志各分卷的正文部分则是每一种专题民族文化志的主体内容。它们分别对每一种涉及的具体民族文化要素进行层层深入的描述和解释，充分展现中国西部民族文化各种构成要素具有鲜明特色的表现形式、内在含义以及与其他文化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其显著效果就是使被描述、解释的内容显得细致入微和丰富多样，以便加深人们对这些特定民族文化现象的认识程度。

第四，把横向的民族志资料与纵向的历史文献相结合，充分显现出中国西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特点。通常情况下，民族文化志书写的特点都是侧重于横向的研究，即对某一特定时期的民族文化现象进行全面客观的描述，很少涉及历史上这种特定民族文化现象形成、发展、变化的过程和特点。本通志则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即分别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入手，既描述某一种民族文化现象的具体表现形式和鲜明特征，同时又对这种民族文化现象在历史上的演变乃至在现代社会中发生的变化进行简要的概括和分析，使得各个专题民族文化志能够融贯古今，使其显现出本身应有的资料价

值和学术价值。而在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书写过程中,则以横向的民族志描述为主,以纵向的历史演变为辅。通过阅读本通志,既可以从文化体系的角度认识和了解中国西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表现形式、形成因素、价值取向、象征意义、社会功能,也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洞察中国西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历史上的演变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的状态和未来发展的趋势。让读者从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构成要素中充分体悟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本通志由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的瞿明安教授和何明教授担任主编。分别由云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行政学院、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云南人民出版社等国内 15 所大学、科研机构和出版社长期从事民族文化研究的三十余位知名专家学者领衔撰写,参与人员近百人。全套通志约 1600 万字,可以说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一套少数民族专题文化志,在中国民族学界尚属首次出版,堪称传世之作。这也是一项重大的基础建设工程,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增强各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提高中国民族学的整体研究水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通志的编辑和出版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其中云南人民出版社人文读物编辑部尹杰主任最早提出了编写这套通志的构想,并在具体策划和编辑过程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云南人民出版社刘大伟社长对本通志的出版给予了全力的支持。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将本通志申报立项为瞿明安主持的 2010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批准号:10JJD850007)。本通志还得到了云南出版集团和云南大学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编委会

2013 年 10 月 31 日

目 录

导 论	(1)
一、影视民族学的概念和历史缘起	(2)
(一) 影视民族学的概念	(2)
(二) 影视民族学的历史缘起	(7)
二、影像书写与中国西部民族文化	(9)
(一) 中国西部影视民族志的拍摄对象	(9)
(二) 中国西部影视民族志的拍摄任务	(10)
(三) 影视民族志在影视民族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12)
三、影视民族志影像的拍摄原则和分类	(13)
(一) 影视民族志影视片的拍摄原则	(14)
(二) 影视民族志影视片的功能	(15)
(三) 影视民族志影视片的分类	(18)
四、中国西部影视民族志的重要意义	(21)
(一) 历史影像文化背景和影像书写意义	(21)
(二) 影视民族学、影视民族志的开创性意义	(22)
(三) 对中国民族学的特定贡献	(24)
第一章 中国西部影视民族志概述	(27)
第一节 中国西部影视民族志拍摄开端	(27)
一、西部影视民族志开端	(27)
二、西部影视民族志意义	(29)
第二节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的拍摄	(31)

一、15 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	(31)
二、关于 15 部片子的拍摄	(32)
第三节 多元化时代的拍摄	(35)
一、拍摄对象等的变化	(35)
二、多元化的拍摄主体	(39)
第四节 影响中国西部影视民族志发展分布的三个因素	(44)
一、技术因素	(45)
二、文化因素	(46)
三、学术因素	(46)
第二章 中国西部影视民族志的历史	(48)
第一节 1949 年前的影视民族志历史	(48)
一、手工绘制时代的民族文化影像书写——《皇清职贡图》	(49)
二、手工绘制时代的民族文化影像书写——《百苗图》	(52)
三、机器成像时代的民族文化影像书写	(57)
第二节 1949 年后影视民族志的第一时期	(67)
一、“抢救落后”的历史	(67)
二、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的历史评价	(71)
第三节 1949 年后影视民族志的第二时期	(75)
一、恢复性拍摄和多元化拍摄的展开	(75)
二、中国影视民族学理论的建立	(81)
三、影视民族学机构、学术会议和教育	(85)
第三章 影视民族志影视片和拍摄（上）	(88)
第一节 影视民族志影视片的拍摄	(89)
一、影视民族志影视片的拍摄方法	(89)
二、影视民族志影视片的拍摄实践	(93)
第二节 内蒙古影视民族志影视片和拍摄	(97)
一、《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	(97)
二、《鄂伦春族》	(104)
第三节 新疆影视民族志影视片和拍摄	(109)

一、《新疆夏合勒克乡农奴制》	(109)
二、《哈萨克族》系列录像片	(115)
三、新疆地区其他影视民族志影视片的拍摄	(127)
第四节 西藏、青海、甘肃的影视民族志影视片和拍摄	(131)
一、西藏影视民族志影视片	(131)
二、青海影视民族志影视片	(139)
三、甘肃影视民族志影视片	(141)
第四章 影视民族志影视片和拍摄（中）	(144)
第一节 在云南以“族群文化”为主的拍摄	(144)
一、《佤族》拍摄内容	(145)
二、《苦聪人》拍摄内容	(149)
三、《独龙族》拍摄内容	(153)
四、《景颇族》拍摄内容	(157)
第二节 在云南以“文化事项”为主的拍摄	(162)
一、《西双版纳傣族农奴社会》	(162)
二、《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	(169)
三、《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	(173)
四、云南本省的影视民族志影视片拍摄	(176)
第三节 贵州影视民族志影视片和拍摄	(180)
一、苗族系列影视民族志影视片	(180)
二、贵州的其他拍摄	(195)
第五章 影视民族志影视片和拍摄（下）	(197)
第一节 四川、重庆影视民族志影视片和拍摄	(197)
一、孙明经的拍摄	(197)
二、《凉山彝族》	(198)
三、四川的其他拍摄	(202)
第二节 广西影视民族志影视片和拍摄	(205)
一、《大瑶山瑶族》	(206)
二、《唱哈的日子》	(214)

导 论

在面对中国西部影视民族志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应当“凝视”其中的几个要素：一是“西部”，二是“影视”，三是“民族志”。中国西部的地理人文的概况在总序中已经有明确的描述和理解，于此不赘述。但在中国西部影视民族志中，这个西部是有其特定意义的。因为我们发现，中国影视民族志的许多的拍摄行为和研究行为，均密集地发生在中国西部区域里，比如说在中国影视民族学历史上早期拍摄的15部经典性的“影视民族志影视片”^①，绝大多数都发生在我们所说的西部。还有，我们视为影视民族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学图像志，在西部也有其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比如贵州省的出現于清代的《百苗图》，以及现代的关于民族学图像志的研究，也有一系列的成果……这样，西部应该是中国影视民族学研究最为重要的地区。它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影视民族学的基本历史进程。这个判定是非常重要的，西部的12个省区市，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集中呈现的区域，也是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资源富集区域，自然亦是影视民族学表述和研究的重要区域。故而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西部影视民族志的表述，其意义不仅仅是西部，而是中国。

在“影视”这个概念上，中国西部影视民族志中的关于民族学的影视研究行为，在中国影视民族学中也是可以“圈点”的。在世界影视民族学历史上，1921年，《北方的那努克》的出现，奠定了世界影视民族学拍摄的历史。

^① 这个称谓原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但我们认为它是中国式样的“影视民族志影视片”，故我们其后将把这一类片子统称为“影视民族志影视片”。

十几年后的中国的西部，就出现了中国政府自己组织的类似的拍摄活动……所以，西部影视民族学的历史在中国影视民族学的历史中是举足轻重的。

“民族志”这个概念是上面两个词汇的终点，西部的、影视的都要落实到民族志的意义上来。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民族学和社会学，以及民俗学的面目出现的。影视拍摄的主要焦点也在民族志上，这个焦点在 15 部经典性“影视民族志影视片”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在西部、影视和民族志这三者汇集在一起的时候，中国西部影视民族学的意义就会比较明确地体现。

一、影视民族学的概念和历史缘起

（一）影视民族学的概念

“影视民族学”和“影视人类学”实际上是一个习惯性的可以互通的称谓，我们认为它在中国语境下的完整的学理性称谓应该是“影视民族学”。“影视人类学”这个概念与“影视民族学”的概念相比，面对的东西又多了些。因为在所谓的“影视人类学”中，我们实际上只面对了文化人类学的部分，甚而说只是文化人类学适合于影视研究的部分，而不是人类学的所有研究部分，比如体质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等等。故而，在严格的意义上讲，“影视民族学”只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下，说影视民族学也是有自己的学理依据的，因为我们一开始在引进这个概念的时候，就根据中国的实际，使用了“影视民族学”这样的词汇。这已经成为历史，我们这里亦尊重这样的历史。所以，在后面我们会一直使用“影视民族学”这个词汇，但我们也不反对别人使用他们认为“合适”的词汇。

影视民族学的基本词汇最先是在英语中建立的。英语的原文是“visual anthropology”，这是由两个词组成的复合词，“visual”在英语中的词意有“视觉的”“看得见的”“形象化的”等含义。这样，“visual anthropology”一词可以理解为“可视的人类学”，或者“形象化的人类学”。邓启耀先生就把其称为“视觉人类学”。这是一个在西方国家比较通行的词汇，即可视的、形象化的人类学研究就是“影视人类学”。这个理解在西方英语国家是不会引起歧义的，但在另外的文化语境中就不一定了。“影视人类学”基本的研究实践对象肯定是文化的人类，而绝不会是自然的人类，在英语中“visual anthropology”就自然包含了这样的语境意义，而在中国的汉语中，仅仅是“visual anthropology”的“影视人类学”的字面意义是很容易引起语意上的

歧义的。汉语的“影视人类学”就一定包含了对自然的人类性质的研究。这种仅仅是字面上的翻译理解，对汉语语境中“影视人类学”中心词汇概念的建立是有害的，会模糊和泛化它的中心词汇概念。所以，我们在“影视人类学”的汉语词汇表述中强调其为“影视民族学”，就是这种目的。这也可以理解为中国人对影视民族学理论建设的一种努力。

影视民族学的实践从20世纪初算起，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了，但影视民族学这一专业术语的出现却是很晚的。据张江华、李德君等著《影视人类学概论》一书推测，“这个术语的出现很晚，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才问世”^①。

这个术语在我国的使用则更晚，“1985年，当时担任国际影视人类学委员会主席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埃森·巴列克西教授应邀来我国访问，才把这个术语介绍过来，开始在一部分学者当中使用，直到1988年于晓刚等在《云南社会科学》发表《影视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其理论框架》一文，这一术语才首次公开出现在刊物上”^②。

影视民族学的实践可以从20世纪初算起，可以说它的出现和发展并没有什么“惊涛骇浪”，但影视民族学的理论建设之路却充满“荆棘”。在20世纪前半半个世纪里，不信任影视的文化人类学家大有人在。他们认为电影是属于艺术的，而人类学是严肃的科学，把属于艺术的电影用到属于科学的人类学中是不可靠的。“尽管很早就有人类学家倡导并实践了将电影手段用于人类学研究，但从总的情况来看，传统人类学的惯性，或者说它的保守倾向，使得传统人类学界在颇大程度上对影视手段介入自己的领地采取了不信任，甚至不容纳态度，有人甚至认为在人类学领域应用声像技术手段只会带来肤浅性、表面性的消极影响。”^③

意大利的影视民族学家保罗·基奥齐把这个话说得更直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出生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们倾向于否认电影是一种‘严肃的’表现方法，基本不承认电影能够成为民族志资料的可靠源泉。”^④

① 张江华、李德君等著《影视人类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张江华、李德君等著《影视人类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③ 张江华、李德君等著《影视人类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④ 参见〔意〕保罗·基奥齐文，知寒译《民族志电影的起源》，《民族译丛》1991年第1期。

在这里，与影视民族学有关的还有几个词汇，一个是影视民族学，另一个是影视人类学片，以及人类学电影片和人类学电视片。1989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影视民族学家卡尔·海德著，田广、王红译的影视民族学著作就叫《影视民族学》。在美国的保罗·霍金斯主编，王筑生、杨慧等人译的《影视人类学原理》一书中，有多篇文章提到影视人类学这个词汇时，使用的也是“影视民族学”。但是，这是中国学术现实情况的一种变通，我们在张江华、李德君等著的《影视人类学概论》中就看到了这样的文字。“1989年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在翻译出版美国影视人类学家卡尔·海德的 *Ethnographic Film* 一书时，译者考虑到书中用了较多篇幅讨论理论问题，同时鉴于我国当时较少使用‘人类学’这个术语，而‘民族学’一词应用广泛，将书名译为‘影视民族学’。这以后，影视人类学和影视民族学两个术语在我国大体上并行并用。近年来，‘人类学’一词在我国的使用日益广泛起来。为便于学术交流，并与国际接轨，学术界已普遍采用‘影视人类学’作为这门学科的名称，1995年我国影视人类学者在中国民族学学会之下成立学会机构时，即使用了‘中国民族学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的称呼。”^①

影视人类学片应该是从影视角度对影视民族学成果的一种称谓。这些片子的内容多是以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所以它们也被称为民族学片和民族志电影。至于人类学电影这一称谓，则是因为早期的这类片子主要是使用电影机拍摄的，故称为人类学电影，而后来用电视摄像机拍摄的人类学片，也就称为人类学电视片。对于“人类学电影”，人们也给它下了一个定义，说它是“表现文化模式的影片”，并认为“所有影片或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或形式内容上都属于民族志电影（即人类学电影）范畴”^②。这些也是影视民族学概念的一部分。

张江华、李德君等在《影视人类学概论》一书中认为，影视人类学这个学术概念出现在20世纪的60年代，但这个概念在20世纪的90年代时，也还没有完全确定。卡尔·海德著的《影视民族学》一书，是影视民族学最为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但它在书中却没有给影视民族学下一个确切的完整的定义。他只在书中如此声明：“什么是影视民族学（原文为‘民族学电影’）？”

^① 张江华、李德君等著《影视人类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② [法]埃米莉·得·布里加德著，王筑生、杨惠、蔡家麟译《民族志电影史》，选自《影视人类学原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